

百 科 小 叢 書

西 藏 佛 學 原 論

呂 澂 著

王 雲 五 主 編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9386

書叢小科百

論原學佛藏西

著 激 呂

編主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再版

(一〇一七八)

百叢書 西藏佛學原論 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

呂

澂

編輯主幹

王

雲

五

發行人

王

雲

五

印刷者

商務

印書館

館

發行所

商務

印書館

館

上海及各埠

上海河南路

上海河南路

\*\*\*\*\*  
版 翻  
權 印  
所 必  
有 究  
\*\*\*\*\*

(本書校對者楊伯犀)

四七〇

## 序

是篇依據西藏要籍十二種，分從淵源傳播文獻學說四方面，推論西藏佛學之特質，兼與漢土所傳對論短長，期有裨於研學者，於此易得真正之認識也。篇末別載藏譯大小乘論典六百種之目錄，比較參證，資益尤多。

# 西藏佛學原論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西藏佛學之淵源 .....     | 一   |
| (一) 印度佛學分化時期 .....  | 二   |
| (二) 印度佛學衰頹時期 .....  | 一三  |
| 二 西藏佛學之傳播 .....     | 二〇  |
| 三 西藏佛學之文獻 .....     | 三四  |
| 四 西藏佛學之學說 .....     | 五六  |
| 別錄 藏譯顯乘論典略目 .....   | 七一  |
| 附錄 本書所據西藏典籍目錄 ..... | 一三二 |

# 西藏佛學原論

今世治佛學者頗有重視西藏佛學之趨勢，其甚者以爲唯西藏乃有純正完美之學堪依修證，其次以爲藏傳各說富有精粹，摛取不窮，又其次亦以爲藏譯典籍文義精嚴足稱準範。此數者之是非蓋未可以遽斷，然西藏佛學自有其流布因緣與獨造之點，吾人於信奉資取其說之先亦不容不詳爲審辨也。今直接依據藏土資料，兼採時賢之言，就淵源、傳播、文獻、學說四端，推論西藏佛學之特質，俾其本真顯豁可觀，是亦能與研學之士以一二基本概念矣，因名其篇爲原論云。

## 一 西藏佛學之淵源

西藏佛學之傳布爲時甚晚，故與印度此學晚期諸說關涉尤深。此云晚期者，乃指世親以來至於佛教衰滅之一時期而言。世親年代假定在西曆第五世紀之初（東晉時），印度本土佛教之滅

亡則在西曆第十二世紀之末，（南宋時）歷時之久約八百年。其間學說嬗變，初後又頗不同。其初二百餘年派別紛紜，顯密異趣，大變昔來學說一貫之面目，可謂之分化時期。其後五百餘年大師零落，任運敷衍，絢爛之餘遂歸廢滅，可謂之衰頹時期。兩期師說學風種種不一，次當分節言之。

### （一）印度佛學分化時期

印度大乘佛學自龍樹提婆而興，遞至世親，博大精深充其極量，爾後傳承者通稱四大家，俱各擅其一科而未備全體也。其一，傳毘曇之學者爲安慧。生南印度檀陀迦侖耶長者家，七歲卽依世親受學上座三藏，聞持極廣，尤擅對法，多所著述，於世親著書幾無不重疏。（以上見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，希弗那氏校刊本一〇一頁。）藏土傳其詳釋俱舍，漢土亦謂其合糅雜集，蓋其於毘曇學獨有所得已。安慧一傳弟子爲月官，東印王族毘舍沙伽之子，幼從某闍黎受持五戒，後依安慧，纔聞卽了，博覽逾師。舊傳其至那爛陀寺參訪月稱，月稱詢以何學，答謂僅知波膩尼聲明，百五十讚，及真實名稱讚而已。此似謙辭，實則舉三本論賅攝一切聲明，經咒意卽無所不悉也。故其後住那

爛陀寺中遍造五明諸論，復廣弘十地、月燈、樹嚴（四十華嚴）、楞伽、般若五大經，撮義造釋，傳有千部；其中二十頌律儀論及入三身論等，尤爲後世所傳誦云。（以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四章，刊本一一五頁以下。）安慧再傳弟子有寶稱，又同出安慧之門，廣釋俱舍者有滿增，再傳有勝友等，其說皆益趨於精審也。

其二傳唯識因明之學者爲陳那。生於南印婆羅門族，於犢子部出家，後侍世親講席，聞一切大小三藏，相傳持經達五百種，無不融和云。繼在那爛陀寺，屢伏外道，爲諸僧衆主講經論，廣事著述，不下百部。退居以後，在歐提毘舍澄修靜慮，並從自著唯識因明諸籍編輯剪裁，以爲集量論，遂集此學之大成。（以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，刊本一〇二頁以下。）陳那一傳弟子爲護法，亦南印度人，爲優婆塞時，卽通曉內外宗義之概，後至摩竭陀從陳那學，又聽受三藏諸分，辨解自在，縱橫無礙。繼住金剛寶座三十餘年，講說注疏，尤以依唯識宗義解釋中觀四百論之作最爲著稱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，刊本一二三頁以下。）陳那再傳弟子爲法稱，生於南印鳩陀摩尼國，後至摩竭陀從護法出家，善解三藏，諳誦經咒凡五百部。又聽諸因明論意有未愜，乃改從陳那弟子



自在軍受集量論，創聞卽解，與師相埒，及乎覆按解等陳那，三復而後自在軍未審陳那原意而謬解者一一瞭然如示諸掌。於是請於其師爲集量作釋，詳略反復凡有七論。（量釋論，量決定論，正理一潛論，因論一潛論，觀相屬論，論議正理論，成他相續論。）製作旣竣而時人多所誤解，因使其弟子帝釋慧釋之，凡三易稿而後當意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六章，刊本一三四頁以下。）唯識因明之學蓋至此而達極峯矣。

其三，傳律學者爲德光。生於摩偷羅婆羅門族，幼通吠陀及諸論，出家後從世親學，復淹貫三藏，於各部律論尤有心得，時稱諸習十萬律藏。後住摩偷羅之阿伽囉弗利伽藍，共住比丘達於千數，莫不律儀清淨，彷彿昔時羅漢守護教法之規模云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，刊本一〇〇頁。）德光宏律，著有律經，以通釋毘奈耶要義，復註說一切有部戒本，解其條文，後起諸家莫不稟承於此也。

其四，傳般若學者爲解脫軍。生於中印南印接壤之日婆羅國附近，初於雞胤部出家，後改宗大乘，來世親側聽習般若。於諸本經圓滿攝受，然猶未通論議，因乞其義於僧護而後暢達。（一說自得

其義，無所師承。）又此師嘗修般若觀行，於經本文與現觀莊嚴釋論不盡合符，頗滋疑惑，旋得夢慈氏囑往婆羅奈斯，翌晨果往，則值優婆塞寂鎧齋僧，遂獲見其從南方請來之般若，二萬頌而分八品，全與現觀論釋相應。於是雜糅經論，暢演無自性義而爲註釋，蓋自現觀莊嚴流傳以來此爲創舉，故後世學者無不以爲遵依也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，刊本一〇七頁以下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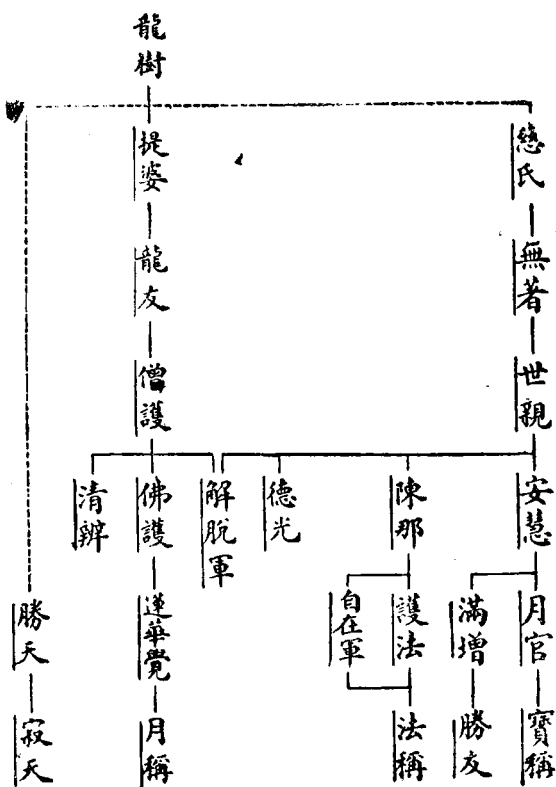
（附註）解脫軍釋般若經取無自性之說，故中觀家亦以其爲僧護之嫡傳，然所闡揚之現觀莊嚴論則瑜伽祖師慈氏之作也。漢土舊傳慈氏五論，有金剛般若論頌而不說現觀莊嚴，藏土傳說與此相反。蓋莊嚴論所釋經文原非北印流傳之本，或卽與經本先存諸南方而後宏傳各地，漢土傳慈氏之學較早，故不及知之矣。晚代師子賢重宏現觀莊嚴，敘其傳承，以爲無著親從慈氏得聞造此論釋，爰及世親亦申注解，解脫軍稟承於後復隨意疏文，猶病未備云云。是則以解脫軍傳世親般若之學，較當理矣。

世親門下學系繁多，大抵如上。然在當時復有學者直承龍樹而別樹一幟者，則以提婆爲初傳，龍友再傳，僧護三傳，至此又分兩家。其一爲佛護，生於南印咀婆羅國內，出家博學，從僧護受龍樹宗

義，修習專精，遂得勝智。後住南印咀特弗利伽藍，廣說諸法，並於龍樹提婆著書多所注釋；其最著稱之作爲依據，無畏論而成之中觀論釋。其弟子爲蓮華覺，再傳而爲月稱，乃大宏其說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，刊本一〇五頁以下。）其二爲清辨，亦生於南印摩賴耶囉王族，出家後至中印從僧護學，後仍宏法而南。佛護既沒，清辨覽其遺製，以爲未當，輒事破斥，別製新疏，卽著名之般若燈論也。其道既行，徒衆繁盛，常有比丘千數相隨，傳播聲氣，遙非佛護之徒所及。故在月稱之先，嘗爲中觀一時之宗焉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，刊本一〇五頁以下。）

是外又有兼涉龍樹無著兩家之學而不入其系統中者，厥爲寂天。其人原屬蘇羅悉陀王子，避位出亡，輾轉至中印，從那爛陀上座勝天出家。勝天者，繼護法之後而主持那爛陀寺，學系無可考。寂天從學，復自得三昧，問法文殊，著集菩薩學論，集經義論等，後復爲誦習之便，作入菩薩行論，流傳尤廣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五章，刊本一二七頁以下。）夷考其實，乃主中觀之說而決擇瑜伽者也。

上述諸家時代相去皆不甚懸遠，依其學系可爲一表如次。



自世親以來學系傳承既愈益繁歧，而當時學風亦見不變。在昔大乘教法皆以經文爲主義疏，注釋特爲附庸，迨至後來除般若一門而外幾全恃釋論而爲宏揚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

七章，刊本一五五頁。）諸家立說既各異其趣，從學之者亦不期而有乖諍，故無著世親之學數傳至於月官，又龍樹提婆之學數傳至於佛護清辨，門戶顯然，遂成對峙之局。蓋佛護清辨二家注釋龍樹中觀論，皆立無自性中道之說，以爲獨得本旨，而於世親之徒染指中觀，有所謂唯識中道者，痛加抨擊。及於二師沒後，大乘學徒依違於無自性及唯識之間，爭端不絕，而瑜伽中觀飲水分河矣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刊本一〇一頁以下。）

此種爭端始發自清辨之徒。初安慧探究中論密意爲之作釋，其書流傳南印，清辨諸弟子頗不謂然，競生非難。說者嘗謂清辨弟子至那爛陀與安慧門下抗爭，卒勝之云，其詳不可考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，刊本一〇七頁。）但稍後而有月官與月稱之爭，則極著稱之事也。月官初在東印行化，聞月稱主持那爛陀寺，乃造寺論辨。月稱據佛護無自性之宗，月官則傳世親唯識之說，七年之間，往復辨難，民衆時亦參與，遂至牧牛童女亦解正宗。羣致讚頌曰：噫龍樹本論，有藥亦有毒，難勝無著論，是羣生甘露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四章刊本一一八頁以下。）蓋其始，清辨佛護之宗猶不及安慧矣。

兩家之爭猶不止此。有德慧者，安慧及德光之弟子也，善一切明處，作俱舍釋，又隨順安慧疏釋中論以破清辨。相傳其時清辨弟子三鉢羅觀陀於東印波羅弗利之地與德慧爭論甚久，卒不得直云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五章，刊本一二三頁。）此時護法弟子復有提婆濕羅摩者，亦註中論而破月稱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六章，刊本一三三頁。）與德慧遙相呼應焉。

由是觀之，中觀瑜伽兩家最大之爭端即在對於龍樹中論之解釋，因無自性與唯識之立義不同，而推衍及於一切，爭執滋生，互久不絕。其後三鉢羅觀陀弟子有室利崛多，再傳而有智藏，寂護，月官，法稱之說亦傳於律天，無性，門戶水火乃益甚焉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七章，刊本一五二頁。）

然在瑜伽中觀兩家之內亦嘗自相爭執。有如陳那以後唯識立說即與世親有異，故有真實派虛妄派之稱；而律天傳安慧法稱之學，亦於護法時有微詞。（見所著觀所緣釋論疏）復成異派。又如清辨佛護同出僧護之門，而自相破。及月稱宗佛護而抑清辨，門徒相競，亦成兩派。是則印度大乘佛學其始有瑜伽中觀之分，其次又有新舊左右之別，以故日趨紛歧，而終不可復合也。

於此顯密二乘之說亦日見其異趣，又爲一重之分化。蓋自龍樹以來，大乘經典流行，卽漸雜有密乘之成分，但獨立而成所謂咀特羅乘者，則遠在其後。晚世學者欲推尊密乘之淵源，以爲與大乘並行，故大乘宏於龍樹者，密乘亦謂大宏於龍樹；又大乘經典自龍樹以前已見流行者，密乘咒本亦謂昔已流行，乃至大乘傳承自龍樹提婆而降迦及無著世親陳那法稱者，亦無不屬之密乘大師，傳說紊亂，不可紀極。言其較可信者，則密乘於世親以後始見組織與顯乘分流，而推其傳承，則自僧護之時始有可指也。

（附註）密乘學系，通途皆歸之龍樹。按龍樹之學又出於婆羅訶（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二章，刊本八十三頁。）其人卽婆羅門羅睺羅跋陀羅，疑爲提婆弟子之訛傳也。（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十四章，刊本五五頁。）又傳龍樹密乘學者有龍智（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十七章，刊本六八頁。）後世勝天弟子毘流波卽嘗從龍智學（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五章，刊本一二五頁。）又月稱弟子護足亦嘗從龍智學（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九章，刊本一六五頁。）綜合各事觀之，彼傳密乘之龍樹者，其師羅睺羅似出提婆之後，其弟龍智又在勝天月稱之前；或

即提婆月稱之間有此一家，而與創宏大乘之龍樹別爲一人也。義淨著南海寄歸傳於西方學法章，敍大德龍象云：斯乃遠則龍猛提婆馬鳴之類；又云：談空則巧符龍猛，皆以龍猛爲據。及著求法高僧傳，敍明咒藏源流，又云：龍樹菩薩特精斯要，時彼弟子厥號難陀云云；此復以龍樹爲稱。（其寄歸傳讚詠之禮章云：龍樹作密友書；此書亦晚出之籍也。）兩名不同，或亦有區別之意存於其間歟。

僧護以前，秘密真言之法不無流傳，如烏仗那國民衆多有得持明位者，而其修習秘密藏護，未得成就之先，鮮有知其行徑者。以故在修持者固互不相知，而師弟傳習亦極爲稀有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二章，刊本八二頁。）是其實際影響極爲微弱，與未曾發生亦無以異也。迨至僧護之時，作修二類咀特羅乘顯然流行，約二百載。但瑜伽及無上瑜伽二類猶付隱密，直至後來波羅王朝始見宏傳也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二章，刊本八二頁；又第二十七章，刊本一五四頁。）

\*

\*

\*

\*

於此一時期中，大乘佛學異說競興，似甚開展，實則印土流傳未嘗能臻於極盛。蓋自大乘教法



勃興漸遍各地，而小乘相俱流行終不稍讓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六章，刊本一三四頁。）且較論大小勢力之優劣，則當六莊嚴（龍樹，提婆，無著，世親，陳那，法稱，）住世之際，大乘諸師固屬勝者，隨從僧衆亦極善良，但論其數量則遠遜於聲聞之衆。降至無性律天，猶復爾爾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七章，刊本一五五頁。）至於小乘勢力較昔亦見衰退，十八部中以爭論因緣及外力逼迫而致滅跡者，大衆系有東山，西山，雪山，一切有系有迦葉，分別說，上座系有大寺，正量系有守護，僅餘少數部派傳通而已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六章，刊本一三四頁。）是則此期佛學之大勢，小乘已減色於昔時，而大乘復遠遜於小乘矣。且此大乘重心，自世親以來漸專趨於中印摩竭陀，而以那爛陀寺爲之樞紐。曾有一時間諸師宏化遍涉四方，如東則安慧陳那，西則德光佛使，（無著弟子，）南則佛護清辨及解脫軍，北方迦濕彌羅則僧使，（世親弟子，）而大德法使（無著及世親之弟子）則遍歷各地焉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三章，刊本九九頁。）然此盛極一時曾未能久，至於法稱卽已大遜於陳那住世之時，東印南印皆以外道跋扈，佛學遽衰。（上見多氏印度佛教史第二十六章，刊本一三二頁。）至月稱時，外道勢力日見凌逼，那爛陀寺講學之制至因